

脾胃氣機升降理論初探

連建廷

前言：

五臟氣機各有升降之偏勝，獨脾主中州，升清降濁居中土之位，故脾胃氣機之升降，攸關全身氣血之暢通與否。是以仲景學說常強調要顧護胃氣，東垣一派更是以胃氣為本。現代社會爭分競秒，飲食常無定時，或勞倦過飢，或閒逸過飽，使脾欲升時不得飲食，胃欲降時積滯不通，是以胃乳之使用量節節上升，幾為所有藥物使用量之冠。故脾胃氣機之升降理論宜予闡明，令一般大眾皆知保養之道，西醫習一味使用胃乳，造成症狀掩蓋作用而延誤病情，中醫能夠更精確地辨證論治精確用藥。西醫近年漸研究消化道動力學，但所用 primperan 一藥有錐體外路徑之副作用，不及於中醫脾胃論遠矣！故宜闡明是理。

壹：氣、氣化、與人體氣機升降

張景岳在類經中指出「夫生化之道，以氣為本，天地萬物莫不出之。故氣在天地之外，則包羅天地，氣在天地之內，則運行天地，日月星辰得以明，雷雨風雲得以施，四時萬物得以生長收藏，何非氣之所為？人之有生，全賴此氣。」說明了廣義的氣，包括天地之外宇宙的氣，天地之內大自然運動變化的氣，和人體內生理的氣。在人體的氣中，有宗氣、營氣、衛氣、大氣 等等名稱，在（素問：六節臟象論）中曰「氣合而有形，因變而成名。」充分地說明了氣之為物一也，其變化故而衍生出了種種的名稱，正如（素問：調經論）中所說：「人之所有者，血與氣耳。」說明人體的基本構成元素中「氣」是一種概念的總稱，所以在《莊子：知北游》中說「人之生，氣之聚也，聚則為生，散則為死」知道氣在人體構成上的重要性，所以《孟子：公孫丑篇》中說「氣者，體之充也。」

由這些認知，現代學者對人體的氣形成一種看法，認為「氣是構成人體的基本物質，人體之氣是一種活動力很強的精微物質，它的運動促進了生命活動，它流行全身，無處不到。」指出氣的物質性和功能性，它的功能作用稱為氣化作用，所謂氣化就是「通過氣的運動變化對體內物質進行一連串複雜的加工和處理過程，以人體物質代謝為特徵則表現為同化和異化作用」氣的物質性須通過功能性的表現才能產生作用，氣的物質性正如易理中無極，而其功能性正如負陰而抱陽的太極，由太極演化出來的兩儀、四象、八卦、六十四卦，甚至其中種種的爻變，均象徵著人體的氣經由功能性的變化衍生出如先天之氣、後天之氣、臟腑經絡之氣、宗氣、營氣、衛氣、三焦之氣 等等，種屬繁多，又有個別特性，又有互相關聯的物質性氣種，故除了「氣」之一字外，其它各種加在氣字前的字詞，都在標明此氣的功能特性和種屬關係，如「脾氣」一詞，標示它的物質性是先天原氣和後天胃氣藏於「脾」的器官中的精微物質，它的功能性顯示出有幫助消化的作用故說脾主運化，又有升發的作用所以說脾氣主升，又有運輸精微物質的作用所以說脾氣散精，又有統攝血液的功能所以說脾統血，它的種屬關係是臟腑氣的一種。

氣化作用的表現歸納起來有三個方面：一、機體元氣，營血、精、津液等靠氣化功能以互相轉化。如內經中所說的「氣生形」、「氣生血」、「化生精」、「精化為氣」。景岳全書所云「陽旺則氣化，而水即為精；陽衰則氣不化，而精即為水。」代謝物質的產生和排泄也離不開氣化，如津化汗、津液化溺、化涕、化唾、化目等。二、五臟六腑四肢百骸靠氣化得到滋養。如以三焦為例論之，上焦以肺為契機，推動氣的運行分布，如內經云「上焦開發、宣五穀味、熏膚、充身、澤毛、若霧露之溉，是謂氣。」中焦以脾為契機，擔負磨消水穀和轉輸津液的使命，如內經云「中焦并胃中，出上焦之後，泌糟粕，蒸津液，化精微而為血，以奉此身，莫貴於此。」下焦以腎為契機，疏瀉水液的決瀆，且內寄肝腎，乙癸同源，能蒸騰、生化陽氣和陰精，以供養全身。如《靈樞·營衛生會篇》記載：「故水谷者，常并居於胃中，成糟粕，而俱下於大腸，而成下焦，滲而俱下，濟泌別汁，循下焦而滲入膀胱焉。」《素問：靈蘭秘典論》曰：「膀胱者，州都之官，津液藏焉，氣化則能出矣。」三、臟腑功能靠氣化來實現。葉天士謂：「肺胃右降則陰生，肝脾左升則陽生。」精微物質通過臟腑氣化運動而產生陰陽二氣，從而進行正常的生命活動，維持著機體的動態平衡性與整體性。《丹溪心法》更指出：「人以氣為主，一息之不運則機緘窮，一毫之不續則窺垠判，陰陽之所以升降者，氣也；血脈之所以流行者，亦氣也；五臟六腑之所以相益相生，亦此氣也。」說明氣的運動功能升降流行於血脈臟腑，臟腑才表現其器官系統的功能。

氣化在機體的表現極其廣泛，包括現代所指的新陳代謝，機體自我更新的過程即氣化過程，它的表現是升降出入，而升降出入無器不有，其過程由臟腑來完成，如《內經素問，六微旨大論》中曰：「氣之升降，天地之更用也，升已而降，降者謂天；降已而升，升者謂地；天氣下降，氣流於地，地氣上升，氣騰於天，故高下相召，升降相因，而變作矣。」說明在天地的大宇宙或人體的小宇宙中，甚或小至原子軌道模型中，空間的因素，使居於其間的物質和能量時時變換運動，才能達到體者氣之充也的狀態。在獨立空間內的運動稱之為「升降」，空間內與空間外的物質能量之變換運動稱之為「出入」，所以同篇又說「出入廢則神機化滅，升降息則氣立孤危。故非出入則無以生長壯老已，非升降，則無以生長化收藏。是以升降出入，無器不有，故器者生化之字，器散則分之，生化息矣。故無不出入，無不升降。化有大小，期有近遠，四者之有而貴常守，反常則災害至矣。故曰：無形無患，此之謂也。」清楚地說明人體和人體小宇宙中的各個空間之器，須由氣的物質性和運動變換等功能性綜合表現，器的本質氣是相同的 恰似無極；器的個別性是相異的 各成負陰而抱陽的太極。凡所有器散之則成無極，聚之則成太極，器之內必有升降，器之間必有出入。出入的表現使器有生滅的生命史，其過程稱為生長壯老已。升降的表現是器內物質和能量的變換，或稱為陰陽的轉換，其過程表現為生長化收藏。所以清朝人芬余氏在《醫源》中說：「天地之道，陰陽而已矣；陰陽之理，升降而已矣。」所以道家才會說：「吾之大患在吾有身，及吾無身，吾又何患？」正是有人身之器，才有升降出入以維持生命存在的執著煩惱，若回歸無極之道的本質，就無形無患了。印度哲學也認識到相同的道理，所以說：「五蘊皆空」。

人體內升降的作用，藉由體內更小而有個別特性的器來運化，這些器我們把它分類成五臟六腑及奇恒之府，各器間的聯絡道路則分為十二經、十五絡、奇經八脈及其附屬的細絡、孫絡、汗空、毛竅 等等。如水液的代謝在《內經素問 經脈別論篇》中說：「飲入於胃，游溢精氣，脾氣散精，上歸於肺，通調水道，下輸膀胱，水精四布，五經並行。」如氣機升降的調節，葉天士說：「肝從左而升，肺從右而降，升降得宜，則氣機舒展。」對陰陽水火的升降變化《慎齋遺書》曰：「心腎相交，全憑升降，而心氣之降，由腎氣之升，腎氣之升，又因心氣之降。」整體而言清氣注陰，藏於五臟，濁氣注陽，行於六腑。清氣升、濁氣降，皆

賴於五臟的上升功能和六腑的下降作用。如《素問 陰陽應象論》說：「清陽出上竅，濁陰出下竅；清陽發腠理，濁陰走五臟；清陽實四肢，濁陰歸六腑。」清代石壽棠所著《醫原》書中更指出：「岐黃傳內經，以及歷代名醫，咸有著作，而其大要，皆以辨藥性之陰陽，以治人身之陰陽、察藥之升降，以調人身之升降而已。」故吾人業醫，必先參天地之陰陽升降，了然於心目之間，而後以藥性之陰陽治人身之陰陽，藥性之升降，調人身之升降，則人身之陰陽升降，自全天地之陰陽升降矣。」故知人體內之生理離不開升降作用，病理皆由升降逆亂或太過或不及，而治療之醫理則和其升降以期於平，藥理則須辨清性味厚薄升降浮沉才能正確地用以調節人體的升降。金元四大家對人體內升降的作用皆各有闡發，劉河間精通易理，心腎水火既濟是他理論中突出的內容，臨床上注重瀉火降火；張子和繼承此一理論，臨床上尤擅長升腎水及降心火；李東垣以脾胃學說備受後人推崇，而脾胃升降又為其中之重點，朱丹溪提出滋陰降火的理論，臨床上治療雜病注重氣、血、痰、鬱、濕、食，實則是對阻滯氣機升降的因素加以排除。金元醫家把氣的升降落實到臟腑的層次中，以《丹溪心法》之語總結之：「人以氣為主，一息不運則機緘窮，一毫不續則穹垠判，陰陽之所以升降者，氣也，血脈之所以流行者，亦氣也，五臟六腑之所以相益相生者，亦此氣也。」丹溪把五臟六腑相生相益的關係歸於一氣的升降，使升降理論成熟，而完成升降學說的奠定。他除了繼承心腎升降、脾胃升降的理論外，對肝腎、肺脾、肺胃、肺與膀胱、大腸等臟與臟、臟與腑之間的升降關係均有所闡發。臨床上使用升提，吐提、滋降、提壺揭蓋等法，皆立論於臟腑氣機的調節。故後世醫家受其影響而能了解升降氣機，如汪訥庵說：「桔梗味苦入肺，能載諸藥上浮，又能通天氣於地道，始氣得升降而益和。」所以肺失宣降之氣虛便秘時，加入桔梗杏仁能理肺通大腸之氣機，正寓提壺揭蓋之義。相同地，在手術後，腸胃氣機不通，逾時不得排氣，針足三里補氣仍無效，則加肺經郄穴孔最，能肅降大腸之氣達於下極，是肺通大腸，先升後降也。

貳：脾胃病理與氣機升降的關係

脾為臟屬陰，胃為腑屬陽。以氣機升降言，脾氣主升，胃氣主降。是陽者在上必須下降，陰者在下必須上升，才能上下交感，維持人體內的升降平衡。這種氣的運動性發生在人體小宇宙中的個別器 臟腑 之內，有人將臟腑生理活動及互相間的連繫與相互作用稱之為氣機。脾胃的氣機是，脾陽鼓動脾氣上升而主運化，胃陰濡潤胃氣下降而主受納。所以黃坤載在《四經心源》中說：「脾以陰體而抱陽氣，陽動則升。胃以陽體而含陰精，陰靜則降。」

脾胃的氣機為脾主升胃主降，脾胃的臟器特性為脾為陰土而性濕，胃為陽土而性燥，這是脾胃生理的兩大方面。「脾胃之間燥濕相得是保證脾胃升降協調的必要條件，而兩者升降協調又促進其燥濕平衡。」所以高士宗說：「脾主為胃行其津液，以灌四旁，故脾為之使也。胃為水穀之海，各物所聚，故胃為之市也。」而脾胃為倉廩之官，五臟六腑的氣機升降運動，皆經由位居中央的脾胃起主導作用，五臟之中，心肺在上，上者宜降，肝腎在下，下者宜升，脾胃在中，通達上下為升降之樞紐。朱丹溪說：「脾具坤靜之德，而有乾健之運，故能使心肺之陽降，肝腎之陰升，而成天地之泰。」慎齋遺書中說：「脾之所以能升者，由胃氣升發，脾有所稟也。故脾氣散精，上輸於心，心輸于肺，肺輸于皮毛，輕清者入於經絡為營，剽悍者入於皮膚為衛。故凡飲食入胃，全賴脾氣運之，其精氣上行於肺，化為津液，肺復降下，四布入心，入脾，入肝為血，入腎為精。其濁者入于臍下之幽門，轉于小腸，達于大腸，會于闌門，糟粕出於廣腸，津液沁於膀胱，所以清升濁降，生生不息，既壽且康也。」而脾胃氣機之升降又由中氣以調節之，趙獻可在《醫貫》中說：「中焦無形之氣，所以蒸腐水谷，升降出入，為先天之氣，又為脾胃之主，後天脾胃非得先天之氣不行。」吳東暘的《醫學求是》

說：「脾以陰土而升于陽，胃以陽土而降于陰，升降之權，又在中氣。」可見「中氣屬元氣，為先天之氣，不等於脾胃之氣，而為脾胃之主，主升降之權，脾胃運化非中氣不行，脾胃升降由中氣協調平衡。」中氣不只直接主脾胃之升降運化，還通過肝木起間接作用。周學海在《讀醫隨筆》說：「肝者握升降之樞也，脾者升降所由之徑，肝者升降發始之根也。」李東垣在《脾胃論》中說：「膽者，少陽春升之氣，春氣升則萬化安。故膽氣春生，則餘臟從之。」所以黃元御在《四經心源》中說：「中氣者，和濟水火之機，升降木火之軸。」脾胃為後天之本，為人體精氣生化之源，脾升則健，胃降則和，二者一升一降，共同發揮對飲食的消化吸收作用，伴隨著中氣敷布三焦，濡潤五臟，是能居中央而暢四方，在完成升降出入的全部過程中，還須依賴肝之升發，肺之肅降，心火下降，腎水上升，肝之條達疏泄，肺氣宣發，腎陽薰騰，肺之呼氣，腎之納氣，等等，這些過程無不配合脾胃來完成升降運動。

氣機升降的病理變化，概括言之，有升降不及，升降太過，及升降反作三種病理類型。因為人體以氣為本，機體一但患病，無論何疾，亦無論病程之久暫，其氣機的升降出入均會受影響，因此免不了出現滯、逆、虛的氣病見症，只是輕重緩急程度的不同而已。在《吳醫匯講》中說明脾胃升降病理的重要性說：「治脾之病，莫精於升降，俾升降失宜，則脾胃傷，脾胃傷則出納之機失其常度，而後天之生氣已息，鮮不夭折生民者已。」脾胃升降氣機的病理變化，因脾氣主升故多病脾升不及，胃氣主降而多病胃氣上逆，又有脾胃升降逆亂悖逆，及升降氣機阻滯不通。

脾之運化，其氣主升。脾病則氣不升，甚則下陷而運化失職。不能運化水穀，水谷之精氣不能上達於肺，而下走腸間，清濁不分則生泄瀉。不能運化水濕，停留積聚則為水氣，氾濫於肌膚則為水腫。散溢於腑臟胸脅則為水飲。凝聚不散上聚於肺為痰，下注於陰戶則為帶。泄瀉、水腫、痰飲、帶下都是水濕為病，因此脾病以濕邪過盛、其氣不升為特點。故《素問·至真要大論》說：「諸濕腫滿皆屬於脾。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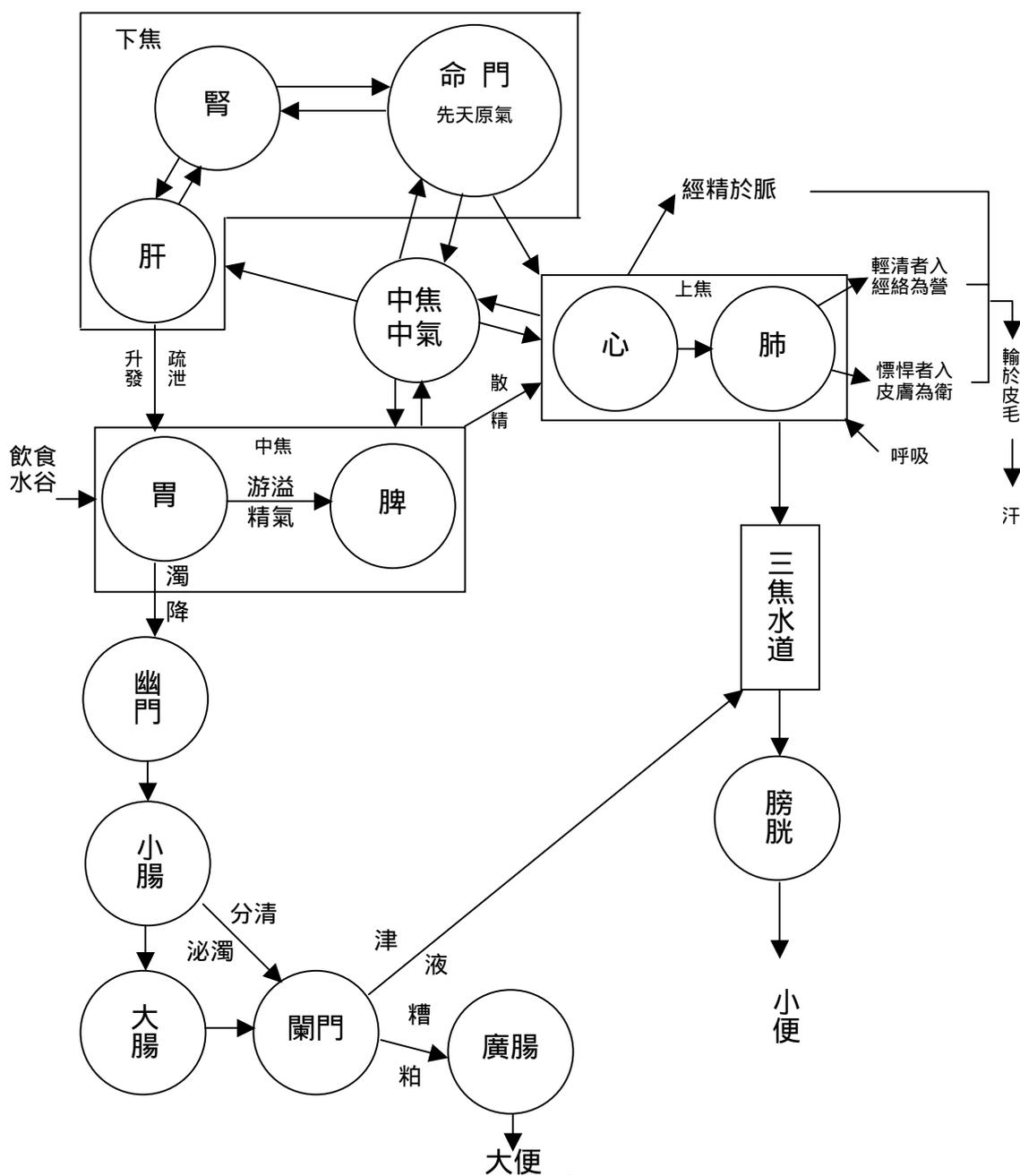
胃為陽土，燥氣主之，多氣多血，其陽燥之質，邪氣犯胃則易化熱化燥，故胃病以燥熱亢盛為多見，而胃氣又主降，胃失和降，胃氣上逆則嘔吐呃逆；若氣機阻滯，胃腑通降功能失調則胃痛脹滿不食。

脾為倉廩之官，胃為水谷之海，同居中土而執四方。脾病不升則胃病不降，反之亦然。故《吳醫匯講·王鳴內辨脾胃升降》中說：「余嘗考治脾胃莫詳於東垣，求東垣治脾胃之法，莫精於升降。夫升降之法易知，升降之理難明。其在經曰『脾胃為倉廩之官，五味出焉』。蓋脾主生化，其用在於無形。其屬土，地氣主上騰然後能載物，故健行而不息，是脾之宜升也明矣。胃者水谷之海，容受糟粕，其主納，納則貴下行，譬如水之性莫不就下，是胃之宜降也又明矣。故又曰『清氣在下，則生飧瀉；濁氣在上，則生瞋脹』夫清氣者何？蓋指脾氣而言，不然何以在上則生瞋脹也。」是脾胃俱病者有脾胃同時發病、脾病及胃、胃病及脾之分。如李東垣所言：「飲食不節則胃病，胃病則脾無所稟受，故亦從而病焉。形體勞逸則脾病，脾病則其胃不能獨行津液，故從而病焉。」感受六淫之邪或飲食生冷不潔之物，則脾胃共受邪氣侵犯而同時發病，如寒濕穢濁之氣，壅滯中焦，升降受阻，清濁不分升降悖逆則吐瀉交作。脾氣虧虛其氣不升，胃有濕濁其氣不降，則心下痞滯，食後更甚，此為升降失調，納運失度而脾胃俱病。脾病及胃，多因勞倦過度，情志內傷導致脾不升運而臟病及腑，如思慮過度則脾氣鬱結而運化不利，影響胃納，可見不思飲食，或食後脘腹脹滿，便澀不暢，思睡乏力，病機在脾氣鬱滯不升，宜調升降之機。若脾氣不升，水津不得布散，胃之燥土失濡，則不能食或食少不化，譬如釜中無水不能腐物也，症現於上則口無津液之滋潤，涎無水液之來源，而口燥唇乾，現於下則腸道不潤大便艱難而不行。脾胃升降失調是形成舌苔的動力條件，脾氣上升，水穀精微上達舌面，胃氣下降，剩餘或代謝產物排除於舌外；舌苔增多變厚，多因水、濕、痰、飲等病理產物滯留，隨胃氣上逆，堆積舌面而成；舌苔減少變薄，脫落或消

退，由水谷精微缺乏，化源不足，或脾胃之氣虛弱，升騰氣化無力所致。邪氣侵犯或臟腑功能失職，進而導致脾胃升降失調，伴隨邪氣寒熱屬性的不同，苔色可由白變黃、變灰、變黑。脾氣不升，水津不得上承，除口乾作燥無涎外，甚則涕目皆少，是脾不升津之象。(13)胃病及脾多由飲食不節，食傷於胃，氣機鬱阻，而致脾不升運，高鼓峰說：「陽明傷食，則氣阻而脾不運化，其病遷於脾。」如暴飲暴食，宿食積滯，阻滯未下降之氣，則可見脘腹脹滿，噁心嘔吐，噯腐泛酸；影響脾之升運則清濁不分而腸鳴泄瀉。

參：總 結

人之先天，無精血無以成形體之基，後天無水谷無以成形體之壯，精血之司在命門，而水谷之司在脾胃。先天不足或耗弱虧虛，則端賴後天之培養，化五穀精微以流行五臟六腑、四肢百骸，以奉此生身。後天之氣流行周身，端賴脾胃升降之氣化功能，結合先天中氣之調節作用，以敷布精微，概可圖示如下：



蓋三焦者原氣之別使也，命門生發先天原氣，敷布於三焦之道路，以入五臟六腑，配合由脾胃而來的後天精微，再合呼吸之大氣，則為人一身之氣的本質，同此本質之氣在體內各器涵蘊或游走，則各依功能而定名。人氣在人體必須時時升降出入才能維持體器的太極於不散，入器之出概為有形之大便、小便、汗液、無形之人氣輻射。入器之入者概為有形之飲食水谷，無形呼吸大氣及輻射之大自然宇宙氣。入器之出入必賴於器內之陰陽升降作用，人體為一太極負陰而抱陽，陰陽互根與陰陽轉化賴於升降之作用，人體升降之中間樞紐為中土脾胃，脾升則諸氣皆升，胃降則諸氣皆降，無論心火降腎水升，肝氣升肺氣降，以至肝脾同升，膽胃合降 等等之氣機升降，皆以中焦脾胃為軸。中焦脾胃之器，受命門原氣之催動，偕肝膽升發之疏泄之氣，而變磨水穀，脾領精微之清氣上升，胃率糟粕及濁氣下降，使後天胃氣能共原氣及大氣濡養臟腑四肢百骸，則陰成形，陽化氣，人體之太極得以聚而不散。